


T i a n S h i D e X i n L u L i C h e n g

天使的心路历程

荷苗
著

 人民
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T i a n S h i D e X i n L u L i C h e n g

天使的心路历程

荷苗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使的心路历程/荷苗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060-7834-4

I. ①天… II. ①荷…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6162 号

天使的心路历程

(TIANSHI DE XINLU LICHENG)

作 者: 荷 苗

责任编辑: 翟金明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1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834-4

定 价: 39.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引子

文章写的是三个男人与唐荷的故事。唐荷把林徽因当作自己一生的偶像，渴望像她那样尽情汲取男人的精华，渴望像她那样折射出时代的文化风尚，渴望流逝的时光中留下她的传奇故事，令后人追寻。

唐荷渴望像林徽因那样秀外慧中、多才多艺。渴望能旅英访美，深得东西方艺术之真谛。渴望像林徽因那样兼具中西之美，既兼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渴望在自己的身边能聚集一批同时代的第一流文化学者，能成为一个站在巨人肩上的强者！

我们都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世上的，自然也是赤裸裸地离开人世，什么也带不走。我希望用我的心记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雅事、俗事、正经事、风流事，把它们全搅在一起。回忆是一种极具美的韵律，随着岁月的流逝——过去的生活犹如一枚枚悄然落下的树叶，静静地躺在记忆的角落里，等待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拾起。拾起这一迟缓的动作是多么得富有深情和动人，生活会因此而增添叫人流连的诗境！

人的一生要经历单纯的童年、轻狂的少年、激情的青年、务实的中年、沉思的老年，就像树上的叶子一样，有嫩绿、有翠绿、有黄绿，也有金黄。

每一个人都是鹰，有些人只不过按鸡的方式或在鸡的环境下生活得久了，怀疑乃至否定自己的潜力，才导致自己平庸。天上、人间的区别就在于扇动一下翅膀。

尽管大家都深知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背向太阳，看到的是自己的阴影，换一个角度，看到的是霞光满天，每一步的历程都是我们遇到困惑、解决困

惑、战胜自我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有信仰就年轻，疑惑就年老，有自信就年轻，畏惧就年老，有希望就年轻，绝望就年老。岁月使你皮肤起皱，失去了热忱，就损伤了灵魂，人畏惧的不是年龄的老迈，而是心态的沧桑。

每个平淡无奇的生命中，都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只要持之以恒地挖掘，放大自己的优点，就会出现奇迹。

我深知真正的幸福不显山露水，它摒弃浮华和喧嚣。许多人都觉得成功便是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的那一瞬间，我却觉得真正的成功是不停地追求生命真谛的整个过程。我希望通过自己几十年的点点滴滴的积累完成我的自传，像炼丹师一样，把一滴滴各种不同气质的神奇汁液搅在一起，创造出奇妙的和谐美。

我坚信精神探索的种子在博大精深的心灵土壤上总是有着坚忍执著的迸发力，推动着人们不断地追求真善美，不断地向上升腾。

本作品由梁爱林（笔名唐荷）、苗卫芳共同书写。

我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子，从我懂事起最喜欢看的电影便是爱情片，我渴望能有传奇般的白马王子降落到我的面前，我甚至于渴望能生于杭州，能感受着白娘子和许仙的浪漫之情。然而，我却生于福州，一个风景宜人的盆地，被四周白皑皑的群山包围着。福州，顾名思义，有福之州，又称为榕城，一粒种子、一段树枝、一截断根，只要是榕树的，在泥地里，在沙洲上，甚至在石崖的缝隙中，都有可能诞生新的榕树。福州的水土给榕树以温床，榕树既喜欢温暖潮润的沙质土，又能在缺水少土的贫瘠石隙里成长。那像一顶顶帽子似的满目葱绿的榕树为人们提供温馨舒适的环境，孩子们在树下嬉戏、捉迷藏，大人们在聊天，甚至梳妆打扮。福州民间有一种说法，榕树有雌雄之分，胡须飘逸、果实较少的白皮榕为雄树，那叶片大而薄、不长胡子、多结果的是雌树。

夏季最常见的便是台风，急骤的风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云销雨霁之后，就又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整个城市都被荡涤得干干净净，连空气都好像被洗过了一样，异常的清新怡人。就连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好像也被风雨吹散了往日的喧哗与躁动，变得寂静肃然，井然有序。榕城周围的青山，不但显得更加苍翠森然，而且似乎比平时高峻了。一座座山峰如在眼前，似乎触手可摸，好像树木的每一片树叶脉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树下汨汨的流水，好像也是那样的清晰可见。

公历六月份，天明得格外早，尤其是在雨后初晴的日子，凌晨四点过后，黑暗就开始渐渐地隐遁，悄悄地消失在林荫深处去了。不久，东方出现了鱼

肚白，晨光熹微，然而这时候，职业卫生学校的校园里已经是一片鸟语花香了。

九一届的几位男女同学，此时正聚集在校园的芒果园内，朝夕相处了三年的同学，即将各奔东西，大家都分外珍惜这最后在一起的时光，一大早便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这里。

金黄的阳光从树叶间的罅隙中斑斑驳驳地照了进来，淡淡的雾气仍然在树丛中暗暗地周流，轻轻地抚摸着人的脸颊，濡湿了人的头发和衣衫。然而，人们却看不见、抓不到它们，它们似乎永远笼罩在稍远处的芒果树树梢之上，人走近了，它们又莫名其妙地隐身而去了。只有那树上的芒果，是那样的清晰可辨。芒果尚未完全成熟，大多是青绿色，只是微微透出一点儿淡黄，活像悬挂在树上的一盏盏若隐若现的灯笼，淡淡的黄色虽然微弱，但却透露出了对成熟的渴望，如暗暗燃起的欲火，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不停地跳跃着，引发了即将毕业离校的青年男女们心底的骚动！

同学们悄悄地把这还未成熟的芒果摘了下来，尽管这芒果现在“名花有主”，但我们都深知这是学校的公共财产，并没有什么人为了公共财物而与某个人闹纠纷，所以大家都投入极大的热情去采摘。一个同学采了两颗边走边吃，有的都装了半麻袋了，还在不停地采摘，一个男同学提着一小袋芒果从我身边走过，递上两个，我伸手接了一颗。捧着那一颗芒果，我细细地端详：果皮非常光滑，软软的，很舒服。一种沁人心脾的香味从芒果里飘了出来，香甜之中又感到一丝的酸酸涩涩。用刀削掉芒果皮，那股香味更浓了，我将芒果轻轻地咬了一口，一股甜中带酸、酸中带涩的香味从果肉里溢了出来，顿时，整个嘴巴都充满了这种酸涩的味道，渴望品尝又害怕，想扔掉却又不忍舍弃。

傍晚，叶榕和我手牵着手，走在福州西湖湖畔，湖水碧波荡漾，微风吹拂……

青春的欲望总在少男少女的心怀里燃烧，杭州西湖里许仙和白娘子传奇的爱情故事，令一代又一代的恋人神往……

我多渴望像白娘子那样遇到情意绵绵的许仙……纵使被镇在雷峰塔下，也无怨无悔！我的心异常冷漠，脑海中飘浮着王求的身影，一种异样的苦涩

滞留于我的咽部……

我们学校与福州西湖只相隔一条街，可谓近在咫尺。像所有水上景观一样，西湖中也有不少桥，其中距离湖心最近的那一座小桥，我称它“康桥”——而叶榕却将它称作“鹊桥”——这里是我们会约会的“老地方”。每当月上柳梢头，我们每每在这里相会，共同度过一天中最为清新宜人的时光。

在西湖，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榕树，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榕树的根须，它们一根又一根从树上垂下来，一直伸到地上，过不了多久，它们便挺立在地面上，渐渐地长成一根树枝，细细的枝干一起支撑着榕树。随着枝干的聚集，它们渐渐地形成巨大的枝干，此时，你甚至分不清哪个枝干是原始的，哪个是继生的……扑入眼帘的全都是榕树，无怪乎榕城的男男女女常常在心底对榕树呢喃着：抬头是你，低头是你，闭上眼睛还是你……

傍晚的西湖是一天中最美丽的时刻，游人的喧闹已经远去，尤其是近湖心一带，这时候是情侣们的天下，一对对恋人在这里含情脉脉地相依相偎，或悄悄地诉说着彼此之间深深的爱意……渐渐地，黑夜完全笼罩了这一片湖光山色，远处高楼的灯光映入湖水之中，在微风的吹拂下，泛着扑朔迷离的光芒，如恋人的眼睛一样，令人难以捉摸。

夕阳西下，西湖边一棵棵榕树的阴影恰恰投射到湖内丛生的荷叶上。此时荷花正吐着花骨朵儿，她们亭亭玉立的情影如一个个怀春的少女，乘着夜色，怀着羡慕的心情，来偷偷地看一看桥上那一对对倾心相恋的情侣。然而，她们散发出的浓郁的花香却暴露了她们诡秘的行踪，于是，她们羞红了脸，低下头，竭力将身体隐藏到宽大的荷叶的掩映之中。

湖心小桥石栏杆的热气已经散尽，我轻轻地抚摸着石栏杆上一个雕琢得很精致的石头鱼，一边用另一只手抚了一下头发，一边默默地望着幽暗的水面发呆，头脑中一片空白。桥边湖心亭一棵巨大的垂柳，细嫩柔软的柳枝轻抚着我的脸，有一丝痒痒的感觉，并使人心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和烦躁，叶榕的面颊渐渐地红了，牵我的手不由地颤抖着，他的呼吸也急促了起来……

“能不能让我吻你一下？”叶榕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吻”——让我不寒而栗，在我的浪漫而天真的期望中，爱情是神圣而朦

胧的，是纯精神的，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奉献的，绝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卿卿我我。我的心中又一次浮现出王求那高傲、自负、目空一切的神态，“他爱我，至少他爱过我，他为了事业，宁可舍弃儿女私情。”他在我的心中显得神圣而崇高，叶榕却越发得显得卑微而渺小。可王求不爱我，甚至连一点机会都没有给我，他和我相距太远了——心灵和空间都遥不可及，我只能和叶榕在一起。我的心痛苦得无以复加，像一件笔挺的西服不小心被扔进了洗衣机，洗得皱巴巴的，不管我如何用力抖动，都无法让它恢复原先的形像，爱和被爱，怎么如此难以统一呢？

我摇摇头拒绝了，叶榕就像什么也不曾发生似的，仍然笑呵呵地同我一起漫步在人来人往的西子湖畔、幽静的屏山公园、学究味极浓的中医学院……

我感到一种无法言状的悲哀，我并不爱叶榕，一夜的失眠并不意味着爱，我只是希望更进一步了解他，试着和他走到一起。这是一个错误，一个无法评分的答卷，我早已一无所有了，我只能用自己的一生去承受他，给他一点儿快乐！

在他可怜巴巴地提出无数次吻之后，我的心渐渐地有了些许歉疚，像一只又一只蚂蚁爬在身上这里咬一口那里啃一口，望着他热切的渴望、期待的目光、焦急的神态及他对我热烈而执著的追求，我悄悄地伸出了右手的食指，用一种坚强的意志克制内心的不乐意，我把食指放在他的唇边，让他亲一下，就是那一秒的瞬间，我迅速地收回了手指，就像在公共汽车上抓扶手时被一个陌生男人不小心碰触到连忙缩回来似的，或者是在摘花时不慎被扎伤了，我感到手指有点儿发麻，甚至有点儿发僵，我暗暗后悔伸出了手指，我痛苦地心疼那只受伤的指尖……

我不敢言语，我害怕引起他的不愉快，更害怕伤了他的心，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毕竟他是爱我的！我应该为他去付出！”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手指被吻，我渐渐地适应了，毕竟叶榕把一颗心全都给了我。往事一幕幕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在一次又一次拒绝被吻之后，不安像毒蛇似的啃噬着我的心灵，被损伤的骄傲像不倒翁，按下却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我终于答应让他吻我，我以为他将亲吻我的面颊，想不到他

竟将他那厚厚的双唇压在我的唇上，绝不像书上所写的如何惊心动魄、激荡心魂，初吻让我感到无法描述的反感、恶心和厌恶，我感到自己被一只陌生的狗儿啃咬着，我的心撕裂地疼痛着，我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幸：“我没有爱他，我的心全都牵挂着王求。我早已一无所有了，叶榕爱我，能给叶榕快乐是我今生唯一能做的事，我将用我的一生去承受他。”

我像发誓似的对自己承诺着……

回忆把我带回了充满渴望期待和焦虑不安的学生时代，把我带回到了我的童年，甚至回到了父母的幼小时期的坎坷岁月。那些过去的时代，既真实，又缥缈，亦真亦幻，扑朔迷离，总是异常固执地一次次进入我的梦中，触摸我的心灵，撩起我探寻历史的渴望，使我欲罢不能。我像一个追梦者，义无反顾地一次次走近它们，回到过去，体味那一段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福州，还只是一个群山环绕着的小城，小城之中又矗立着几座拔地而起的山峰，如一个个巨大的玉簪直插云霄，真可谓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名之山城，亦不为过。常言道：七溜八溜，不如福州！七溜八溜，不离福州！

滚滚闽江水，流淌到福州，水势变缓，江面骤然开阔了起来，如一幅巨大的绿色锦缎，在福州城南铺展开来，又像一片蓝天坠落到这里，幻化成了这一片浩渺无际的江水。浩浩荡荡的江水，从福州城的西南，绕了大半圈，逶迤而行，到城东南，然后就直向东方奔流而去，注入了更加浩瀚无际的东海。

整个福州城，四季常青。数不清的榕树使整个城市永远处以绿树掩映之中，巨大的青石板砌成的街道，在密集阴森的树林遮盖下，显得狭窄、幽暗、清冷。街道两边各式的房屋，有洋人或高级华人住的新式的小洋楼，也有很多泥土夯筑的一般百姓居住的民居，有的历经风雨，泥土已经大量剥落。经常还能见到不少的石头做基础的二层小木楼，显得古朴、典雅，然而又使人觉得有些败落。街上不时响起一阵阵小买卖人的吆喝声，“鱼丸，新鲜的鱼丸——”，“牛角梳子、纸伞的卖了——”，“漳州的大柚子卖了……”。这些吆喝声在深邃的小巷里悠远地回荡着。街边的一些作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亘古未变，一直这样叮叮当地响着。

福州城有几条较大的街道，尤其是洋人和高级华人聚居的地区，西门汀或柏油铺成的路面，平展整齐宽阔。街两旁有西洋或东洋人开的货栈，收购

茶叶、山货等土特产。货栈内的洋买办，对着中国伙计颐指气使地呵斥着，一转身却又对西装革履的洋人主子毕恭毕敬、唯唯诺诺。附近还有一座不太大的教堂，教堂的钟声不时地在福州大街小巷的上空回荡开来。年轻健壮的黄包车夫拉着车在大街上小跑着，车上坐着衣着考究的“上等人”。随处可见有轨电车和华丽的轿车，更给这座古旧破落的小城，增添了不少现代色彩。令人很难想象，一个弯道，中世纪般破败不堪的旧城和贫民窟便呈现于眼前。

从这里向西，步行两三里地，就到了福州的西郊，由青色的砖砌成的高大灰暗的城墙和城门，显得很有气派。然而，有的路段却已经坍塌，有的墙上长满了荒草，闽江就在这里静静地流淌着。江边零散地分布着一些人家的房子，几乎无一例外的是由竹子或木头搭建成的房子，稍好一些的建成一个二层的阁楼。江上，不断地有小火轮船满载着货物，船头冒着黑烟，马达“突突突”轰鸣着，执着地向上游开去，也有一些帆船，张开着帆，借着风力，顺流而下。而一些巨大的轮船，甚至是军舰，也经常光顾这一带的江面。

从这里向东望去，就是福州城的灰暗的城墙，而向西，则是山水相间的原野。水，除了闽江的主河道之外，还有与主河道或断或连的湖塘池沼。在这里，到处都是丛生的芦苇，间或有高大的榕树，稍向里，则可见零零落落分布的大小不一的稻田。闽江之上的天空，海鸥在自由自在地翱翔，有的在水面上拍打着翅膀觅食，不断地发出“啊——啊——”的叫声。而在江边的池沼内，经常看到雪白的天鹅，像高雅脱俗的隐士一样，悠闲地漫步，偶尔，却又像受了惊吓，翩翩地扑动着巨大的翅膀，直向云霄疾飞而去。

江边的榕树，枝叶更加茂盛，根系也更为发达，树冠像一个擎天巨伞一样，撑起一片宽阔的绿荫。巨大的树根，像粗大的蟒蛇一样，盘曲缠绕着，扎向大地的深处。更多的是无数的细根，从榕树的枝条上垂直而下，有的钻入泥土，成为新的木质根，随着年月的增加，越来越粗。有的扎进水中，随着水的流动飘动着，它们也吸收了大量的滋养，支撑着榕树巨大的树冠。

父亲张仁德出生于福州郊区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祖上本来是这一带种粮打鱼为生的贫穷人家，也种些蔬菜，除自家吃外，有了剩余也挑到福州城内去卖，尽管日子过得很紧张，但还算能过得去。

然而，到了张仁德的爷爷这一辈，在一次到闽江打鱼的过程中，工作进

行的非常顺利，鱼打了很多，爷爷很高兴，居然忘记躲避从上游顺流而下的洋人的火轮船，小渔船被大轮船撞毁，鱼丢光了，爷爷水性好，游上了岸，算是没有葬身闽江之中。然而，爷爷是个性子非常烈的人，回家不久，便气得吐血而死。

为了给爷爷治病，家里已经欠下了不少钱，后来又埋葬爷爷，更使家里负债累累。印子钱，一还三，几辈子还不完，实在无奈，张仁德的父亲，被迫将家里最珍贵的财产——几亩稻田，全部拿出来抵债了。从此，张家的家境完全败落。

张仁德出生后，便莫名其妙地开始发热，还有其他莫名其妙的病，反反复复持续了三年。仁德的娘，也就是我的奶奶淑英，担心上苍随时夺走这个儿子的生命，然而，他还是日复一日地活了下来。三岁以后，张仁德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得了肺结核。母亲为了给他看病，不停地辗转于中西医院，一直是一种迁延不愈的状态。到了六岁，不知怎么又染上了疟疾，一开始患的是间日疟，每隔一天，午后便一场高热，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不断地呻吟着“冷”。淑英为他盖上厚厚的被子，连冬日御寒的棉衣都盖了上去。二十分钟后，又转为浑身燥热，淑英忙掀了棉衣，移走被子，继之，大汗淋漓，全身汗湿。一年后，在隔日疟的基础上，又加了个间日疟，病情越发复杂得不可捉摸……左邻右舍一开始还关切地询问一下，日久天长，大家便习以为常了。

然而，张仁德仍然不停地颤抖着，双眼红肿的淑英不得不为他盖上了两床破旧的被子，张仁德仍抖得厉害。淑英翻箱倒柜地寻找冬日的破旧棉衣：“前天还盖呢！塞到哪儿了？”

邻居刘婶可怜地朝张仁德望一眼，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这孩子养不大。”

“真不知吃了多少药，吃药的钱堆起来只怕比山还高了。”

“你老公有消息了吗？”刘婶关切地问。

“我过得是什么日子？”淑英流着泪诉说道：“我嫁给他没享过一天的福，生下一男一女之后，他便离家外出谋生。有的说出洋做生意去了，有的说是被人谋害致死，也有的说是被抓了丁，后来在战场上当炮灰了。但每隔两三

年，总有人带着一两百元送来，我这是……”她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淑英，瞧我这嘴！”刘婶边说边伸出手来，装模作样地打自己的脸。

“上个月老鱼头带来消息，说他在南平为一个从工地的高处摔下来的工友打抱不平，和工头争执了起来，被工头打死了。大家见到工头势力太大，无人敢言语。我那苦命的男人，死了连个坟墓都没有。”淑英说着说着便痛哭不已。

“你更得为儿女好好保重呀！常言说得好——先苦后甜，甜到心，先甜后苦，苦到头嘛！你享福的日子很快就会来的。”刘婶劝了几句，见淑英渐渐地平静了下来，望着在烧火做饭的瑞芳，自言自语似的：“你的女儿瑞芳十岁了，能干又懂事。平潭的孙家家境不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帮你合计合计？”

“我考虑考虑！”淑英陷入了沉思。

“你一家三口根本没收入，连饭都没得吃，有啥可考虑的。你把她送走，至少让她有个归宿，这事就这样定了！”刘婶说着便离去了……

过了几天，瑞芳被送走了，令人出奇的是张仁德的病也突然之间消失了，他成了一个极其健康的孩子。

三

一个盛夏的清晨，东方才露出一一点白，17岁的张仁德已经起床了。他舀了一些米到锅里，边烧火做饭边看书。淑英与张仁德的继父赵崇亮昨晚加班到凌晨两天，此刻他们刚刚进入沉沉的梦乡中。屋外偶尔传来几声的狗吠，不知名的小虫在不甘寂寞地喊叫着。正在这时，六个月的小妹妹赵敏儿哭了起来，张仁德忙悄悄地走到母亲的床边，抱起了妹妹，帮妹妹换了尿布。妹妹似乎得到了满足，开心地笑了。过了不到五分钟，妹妹开始哭了起来，张仁德深知家里没有任何可以吃的食物，装了些水喂她，她似乎知道水不能充饥，闭上了嘴巴，拒绝喝水。张仁德无可奈何地不断地摇晃着妹妹，渴望她早点儿入睡，她哭得更响了。淑英翻了下身子：“怎么连妹妹都哄不了？”

张仁德心想：这是母亲的第八个孩子了，这么多年来，哪个弟弟妹妹不是我哄睡的呢？

他伸出了舌头，放在妹妹的嘴唇边，妹妹似乎找到吃的食物，嘴伸向舌头的地方，尽情地吸吮着，张仁德的唾液像乳汁似的滋养着她，她渐渐地入睡了。

张仁德把妹妹放入床铺后，悄悄地拿勺子搅了搅稀粥。这粥实在太稀了，他战战兢兢地拿了个碗，装了一碗米汤，悄悄地快速地喝着，嘴边不小心烫了个泡。他怕弄出声响，被母亲知道，一家十口就靠这一锅稀粥了。

张仁德得尽快地赶到机电学校上学去，从家出发得走上两个小时，尽管腹内空空，但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一年了。差不多快八点了，他把刚写的作文交给了老师。

这节语文课，老师又把张仁德的作文《我的妈妈》当作范文在班级读了起来：

妈妈五岁被卖到张家屯，她是爸爸的童养媳。当妈妈怀上我时，爸爸便离家出走了，我从没有见过爸爸。妈妈既当爹又当妈地把我们姐弟俩抚养长大，同时还要照顾年迈卧病在床的爷爷奶奶。有一回，家里断粮了，妈妈弄了地瓜米给爷爷奶奶吃，她自己却装模作样地擦着嘴唇说：“我吃过了！”她悄悄地躲起来，偷吃米糠。爷爷拄着拐杖，挪动着身子，看到妈妈在吞咽食物，怒气冲冲地一棍子敲了下去。妈妈躲闪不及，盛糠的瓦片碎到了地上，把妈妈的脚割出了血。爷爷深知自己错怪了妈妈，懊悔不已，径直往河边……妈妈不顾那流血的伤口，跪在地上挡住爷爷的去路：“爸！你不能去呀！”

在我九岁时，妈妈得知爸爸去世的消息，悄悄地哭了三天三夜。爷爷奶奶早已不在人世了，族人们认为妈妈是扫帚星，不允许妈妈住在西郊。妈妈几次想一死了之，但她舍不得弃下我和姐姐，只好选择改嫁。后爸赵崇亮带来了他的儿子天昊，两家并成一家。婚后妈妈接二连三地生下一个又一个儿女。就在上个星期三，当妈妈坐在一张小方凳上做着女针（针线），赵崇亮在忙着裁剪衣服，他递了十元钱给十二岁的儿子：“天昊，你赶快去买米，听说最近米可能贵起来。”

过了半个小时，警报器不停地响着，蒋帮飞机在全城不停地轰炸，人们紧张地躲进了防空洞，街头巷尾到处是断墙瓦砾。

傍晚，榕城的各家各户把装着粪便的马桶提到了门口，等着专车前来收集，整条街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恶臭。但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了，只是偶尔一两个打扮整洁的女子皱着眉头，用手掩着鼻子，其他的男男女女仍各行其是。

“天昊怎么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妈妈不住地担心着。

赵崇亮提心吊胆地四处寻找，看到天昊蜷缩在墙角，手里拿着个碎瓦片在地上划着。

“叫你买米，你竟躲在这儿玩！”

“我出来时听到报警器响，就……”

赵崇亮拖着天昊往家走。

“米呢？你把米弄到哪儿去了？”

天昊摇了摇头。

“那钱呢？你把钱弄到哪儿去了？”

“丢了！”天昊颤抖着答道。

赵崇亮完全丧失了理智，他气急败坏地把天昊绑在了屋梁处，用扫帚狠狠地打。天昊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痛哭不已……妈妈猛地趴到了天昊的身上，赵崇亮闭着眼睛不停地用力打去。妈妈苦苦地哀求着：“老头子，你别打了，你要是把他打死了，我该怎么活呀？人家会说我这个后妈……”

赵崇亮睁开眼睛，放下了扫帚，叹道：“你这是何苦呢？我怎么生下这么个败家子？”

天黑了下來，孩子們鬼哭狼叫似的。趙崇亮從家里走了出去，過了一個小時，他抱回了一斤的米糠，全家老小就着配水喝。第二天，天昊拉不出屎來，趴在地上流淚。趙崇亮對他說：“你忍着，我幫你把大便抠出來。”當他的手碰到肛門附近，天昊便掙脫了。一怒之下，趙崇亮把天昊綁在了椅子上，趙崇亮伸出粗大的食指用力去抠，天昊慘叫着：“啊！痛呀！”

妈妈把赵崇亮拽到一旁，她弄了些碎肥皂，润滑自己的手指头，同时也用一些缓缓地揉搓在天昊的肛门口，随着大便的抠出，鲜血也溢了出来……

然而，妈妈的手指头整整烂了三个多月……

当老师读完这篇文章时，几次背过身子，掏出手绢，悄悄地擦拭着眼角。中午，学校免费提供午餐，每人一份白菜肉丝汤，米饭随意添加，张仁德吃了个满肚饱。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他今生在学校吃的最后一餐饭。紧接着，大中专学校被停办了，全国处于饥荒的困境中……